
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

何建明 主编 丁晓平 纪红建 副主编

2015 中国年度报告文学^①



王树增《抗日战争》

铁流《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》

杨牧原《我的爷爷是英雄》

丰收《青格里》

甘建华《冷湖那个地方》

李禄璐《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》



漓江出版社

2015中国年度报告文学^下

何建明 主编 丁晓平 纪红建 副主编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5 中国年度报告文学: 全 2 册 / 何建明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407-7760-9

I. ① 2… II. ① 何… III. ① 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9108 号

2015 中国年度报告文学 (上下)

主 编 何建明
副 主 编 丁晓平 纪红建
责任编辑 张 谦 刘红果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-614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26.25
字 数 424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760-9
定 价 60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· 序 ·

重新审视血与火的历史教训·····何建明 / 001

· 上 卷 ·

抗战记忆（一）

- 抗日战争（节选）·····王树增 / 003
我们在抗战（系列短篇选五）·····李春雷 / 026
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·····铁 流 / 057
另一半二战史：1945·大国博弈（节选）·····丁晓平 / 072
寻找平山团（节选）·····程雪莉 / 099
不朽残碑·····纪红建 / 111
被吞噬的记忆·····田 静 / 162
一腔无声血（节选）·····丁小炜 / 175

· 下 卷 ·

抗战记忆（二）

- 我的爷爷是英雄（节选）·····杨牧原 / 201
到延安去·····邢小俊 / 236

时代聚焦

- 青格里（节选）·····丰 收 / 249
冷湖那个地方·····甘建华 / 296
特殊方队·····马 娜 / 328
永不褪色：南京路上好八连纪实（节选）·····杨绣丽 / 340
高考状元的悲喜人生·····李珣璐 / 363

下卷

抗战记忆（二）

我的爷爷是英雄（节选）

杨牧原[※]

中部 血雨腥风扫蒙山

“你好，同志”

1939年初日本军队侵占费县城，虽说当时守城的国军不战而逃，让日本人不用费吹灰之力夺得蒙山前最大的城市，但在县城南的东流庄，日本人却尝到了民间力量带给他们的伤痛。其实不光是我爷爷弄不明白，就连日本人也在纳闷，拥有国家武装力量守护的县城，没给日本人带来伤亡，小小的一个村庄，一个只有民间自发武装力量的小村庄，却让日军付出了死亡78人的代价。

日军大摇大摆的进城时，大队的中国人举着太阳旗欢迎他们呢，每每说起这件事，我爷爷就一肚子气。我爷爷说做人要有骨气，一个爷们没有血性怎么行？

县城除少量日本军队外，另外建立了9个伪警备大队，34个分队，1个自卫团，在费县城周边较大的集镇中个驻扎一个大队。其中，1940年日军在诸满建立据点，驻扎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，连官带兵才31人，驻扎伪军却高达400多人。诸满是这样，整个蒙山地区也是如此，1941年5万多鬼子扫荡蒙山后，八路主力被挤出蒙山，当地武装及费北行署被困在蒙山，日军绕着蒙山根据地建起几十个据点，守备的日军只有一个大队和一个骑兵快速小队，不足600人，而汉奸就有8个大队，23000多人。汉奸成了敌

※ 杨牧原，1990年生于山东沂蒙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在《中国作家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文学界》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、报告文学100余篇，2015年《中国报告文学》杂志重点推出长篇报告文学《我的爷爷是英雄》。

后日军得力的帮凶，成了敌后抗日武装重要的对手。

虽然据点内的日本士兵数量并不多，但是每一个据点的防御工事都做得相当严密，鬼子们是以纯军事的角度，来设计这些据点的，以当时山东纵队的那些武装，想要攻打这些据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以诸满据点为例，据点距离诸满大街很近，足可以严严实实地看着诸满的一举一动，三八大盖足可以射击到中心大街。重机枪可以封锁红峪子山口。尤其是那两门炮，打到大顶子山简直就是一盘小菜。日本人的据点建立得相当有学问，中间是两座互相照应的高炮楼，炮楼周围挖着又宽又深的鸿沟，从鸿沟到炮楼之间地面上都被架起了铁丝网，地底下都被埋上了地堡，地堡和炮楼通过甬道相连。射程之内，原本长着的树木和花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从炮楼上往远看，一片的开阔地，直接看到几里外的动静。炮楼里架着几尊黑漆漆的小钢炮，配合着开阔的视野，那些小钢炮打起来又准又狠。这样的防卫设施，仅有步枪和手榴弹的地方武装基本上就是无法攻破的，光那几门黑漆漆的小钢炮就够游击队员们受得了。那一个小队的日本士兵基本上是从来不出据点的，据点里一天到晚灯火通明，待在里面的日本人和伪军，就像是铁了心要扎在里面一样，只能看见他们整日有序地来回警戒放哨，除了行动绝对没有哪个日本人独自走出来。而当据点里的日伪军队浩浩荡荡得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指不定哪个村庄就要遭殃了。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常带我去诸满街北面的瓠子山，那是日本人占领诸满后，在山上修的第一个炮楼。一色的水泥和石块组成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水泥依旧比石头还硬。这座炮楼高十米，地下一层，地上三层，常年驻有一个班的鬼子，整个山头围上铁丝网，一门九二式山炮高挑着，随时可以支援方圆几十公里的任何军事行动。山三面相连的土丘上驻扎伪军三个连队，土丘与炮楼间挖了一人深的交通壕……我爷爷在1943年的一个夜晚，按照县大队命令，骚扰鬼子兵，区中队佯攻瓠子山。结果让日本人的机枪把棉帽子打掉了，我爷爷说，要是子弹再往下半寸，他当场就玩完了。

5月的时候，天气已经开始转热了，阴凉地满足不了干了一上午农活的农民们的要求了，崔友义身子大，出汗多，在树底下得坐上好一阵子才能凉快透了。此时的诸满街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迈的人，仍然是一盘散沙，崔友义为了能把大家联系在一起，整日整夜地把街上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会，说是开会，其实就是晚上坐在一起喝茶聊天罢了。那茶是我爷爷从山上采的本地茶叶，碧绿的叶子用山泉水一煮，很好喝。街上的年轻人

对于如何打日本鬼子，打伪军，还都是一头雾水，毕竟谁都没拿枪打过仗啊。不光是他们，连崔友义和我爷爷都是一头雾水，我爷爷坐在崔友义家门口，给开会的人望风的时候，望着远处那几座高高的炮楼，没有一点信心。我爷爷经常问崔友义：“王忠口中的那些打日本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样子啊？光看见穿着黄色衣服的日伪军了，王忠的部队能打过那些拿着长枪的鬼子吗？”崔友义摇了摇头，一会儿又纠正我爷爷：“不是王忠的部队，是一个叫共产党的组织的部队。听说前些日子一个大官带着一支部队到了白马峪，也有人说他们到过瓢子山北面的古镇青驼寺，同鬼子隔着蒙河相持，到底有多少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挺厉害。”

我爷爷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到了5月末的时候，一直待在街上的王忠出去了好几天，好几天不见踪影，街上有的人说王忠搬救兵去了。有的人说，瞎扯淡，还指望救兵呢，王忠别跟魏老六学，自己跑了就行了。过了好几天，王忠才回来，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喜悦，他让崔友义跟着他去开会。崔友义纳闷地问他：“开会啊？去哪里啊？”

王忠说：“反正地方不近，别管了，跟着我走就行，各个镇上都会有人去开会。”

崔友义又问：“为啥我去啊？”

王忠又说：“现在你是诸满街上的领导人啊，你不去谁去？”崔友义还想问啥是领导人，想了一下，还是不问了，问多了容易让王忠笑话。于是，崔友义就带着我爷爷跟着王忠去开会了。

王忠说：“秀廷就别去了。”

崔友义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他呀人小鬼大，精着呢，咱带上他保准儿不吃亏。”

我爷爷说，第一次跟着王忠去开会的地方很远很远，就顺着蒙山脚下一直往西边走，走了一天多的时间，最后走到一个叫白马峪的地方。一起来的人大家互相不怎么熟悉，但是有些人是见过的，一听口音也知道，再远，也翻不过蒙山去。果然，互相一介绍，都是费县城周边的镇子上的人。大家伙穿的都挺有意思，有的穿着和我爷爷、崔友义他们差不多，一看就是庄户人家；有的穿的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衣服，一看就不合身；有的还穿着大长褂子，戴着眼镜，估计是识字的人，还有的竟然光着脊梁，光披着一件毛茸茸的蓑衣。有个来自梁邱镇的叫作魏立久的人特别的显眼，

一身衣服那叫个好啊，兜里竟然有个怀表，我的天，我爷爷一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都没捞着一块怀表。我爷爷小声地问崔友义：“有钱的人不都跟魏大老爷一样跑到南边去了吗，他怎么也跟着咱们来开会干呢？”

崔友义小声地告诉我爷爷：“他们都是和咱们一样的人，别管有没有钱，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大家才走到一起的。”

一到了叫白马峪的那个村子，我爷爷就感觉到这个村子完全不一样。小村庄看起来已经来过好多人了，一副嘈杂过后的样子，但是嘈杂之后又显得规规矩矩，很有秩序。进村子的時候，我爷爷和崔友义就看见一些背着长枪的当兵人，有的站在村子周围，有的来来回回地走动。不过那些当兵的人我爷爷他们没见过，他们都穿着灰色的军装，脚下穿着黑色的布鞋，腰上缠着一溜布袋子，如果不是背着一杆长枪。这身装扮哪像当兵的啊，以前街上魏老六家的长工都比这些人穿得好，要知道我爷爷以前见过的兵，可都是穿得体的体面面的，鬼子不用说了，一色的黄色军装，一色的皮鞋，连汉奸都是四个兜的军服呢。不说每个人都有皮鞋吧，至少腰间也得有个闪亮闪亮的大皮带子啊。在我爷爷以前的想象中，当兵，可是吃香喝辣的活儿，刘黑七招人的口号就是：三十亩地靠沙河，不如钢枪压着脖。谁家出了个说了算的当兵的，连有权势的地主家都不敢惹他。尽管那些地主背地里喊这些兵“丘八”，可当着面都是满脸堆笑地喊：“军爷。”

走着走着，一伙人到了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，王忠招呼大家坐下来，说一会儿有人来开会。我爷爷和崔友义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，接着，大家伙开始聊起来，互相认识了，到了这里，聊的也都是各个镇子打日本鬼子的事情。还别说，聊来聊去，还就是那个有钱的魏立久做得最好，据说，现在他手底下就有着不少会开枪能打仗的年轻人了，他的队伍用的一色的汉阳造，当然，他自己有一把匣子枪，德国造。他的卫士班八个人全都配备的是中正式步枪，那枪跟鬼子的三八大盖比都不逊色，这些装备都是自己出钱买的。那个叫徐子仁的更有办法，他哥在张学良手下当团长，他手下的那个大队有四十杆长枪，子弹充裕。徐子仁自己腰间斜插着一把德国产的匣子枪。崔友义无比羡慕，什么时候自己的诸满街上也能有这样的队伍啊。聊着聊着，只听不远处的大路上由远而近地传来嘈杂声，有人就站起来看，刚站起来，就听见有人喊道：“快看，快看，好多人啊，都拿着长枪呢。”我爷爷和崔友义一听，也都站起来看，一看，大伙就都震惊了。在远处的大路上，太阳底下，无数的像刚才一样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，排着整

齐的队伍向着这边走过来，每一个人的步伐几乎一致，整个部队在一个相同的节奏上，浩浩荡荡地往这边走着，像是有几千人，不，像是有一万人那么多。到底有多少人，我爷爷数不清，他只记得一句话：人数上万，无边无垠。士兵背上一杆杆油光锃亮的长枪，在太阳底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，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动，每一个人的心中似乎也在颤抖。人群中不时地爆发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评论声，有一个人大声喊道：“快看，远处开来一座房子啊！”果然，在那些士兵的中间，一座座像是小房子那样的东西开了过来。穿长袍的人在边上笑着说道：“那不是房子，那是由高头大马拉的房车，拉东西用的。”

我爷爷忍不住地问王忠：“这是什么队伍啊？”

“八路军，是从大西边开过来的八路军。”

“八路？”我爷爷睁大了眼睛，他想起诸满据点的鬼子兵遭地雷炸的一幕。

有的人又憋不住了，冲着王忠问道：“老王，那是谁领部队啊，好威风，你说，是不是咱们的部队？”

王忠笑着说：“是，是咱们的部队。”

“咱们的部队来这里干吗？”

王忠大声地告诉所有人：“咱们的部队来这里打鬼子的！”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。我爷爷和崔友义早已经看傻了眼，以前他们看见过国民党的部队，他们看见过日本人的部队，他们看见过伪军的部队，可是没有一次像是今天这样让他感觉到震撼，让他感觉到温暖，让他感觉到想要大吼出来的激动。

部队匆匆而过的时候，远处来了几个士兵，然后带着大家进了一个院子。等到大家坐好的时候，从院子里面出来一个人。那个人一脸胡子看起来像个小老头子，瘦瘦的，中等个子，穿着和普通士兵差不多的样子，只是身上没有任何武器，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框边的眼镜，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。可是等他走出屋子，站在大家伙前面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气势扑面而来，让人敬畏，又让人激动。旁边有一个人给大家伙说道：“现在请政委给大家讲两句。”众人都安静了下来，我爷爷看见魏立久拿出了一个小本本，拿出了一支笔，戴眼镜穿长衫的那个人也拿出了纸和笔，周围识字的人都拿出了纸和笔。我爷爷和崔友义没有纸和笔，因为他们俩认识的字加起来也不够十个。

我爷爷说，也正是那次丢丑，让崔友义奋发。他说，秀廷，咱俩得学

认字。我爷爷说，崔区长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物，他说，识字没几年工夫就会写信读报呢。那天，我爷爷太兴奋了，早就忘了那个政委讲了什么话了。等到离开村子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摩拳擦掌了，每个人都在准备着，准备着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大干一场。走在村子的村口，我爷爷看见刚进来的时候那个站岗的士兵，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那个士兵的脸庞青涩，看起来和我爷爷差不多年纪，我爷爷很想跟他说一句话，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爷爷跟魏老六的家丁不想说话，跟城里的警察不想说话，跟国民党的士兵也不想说话，跟所有见到的扛枪的人不说话，可是跟站在面前的这个小兵却想说两句话，好像过了这一次就没有机会了一样。我爷爷就站在那个士兵的旁边，张了张嘴，可是嘴里只能发出“嗯嗯，啊啊”的声音，因为我爷爷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，我爷爷心里不想叫他“军爷”之类的称呼，那么是该叫“老乡”呢，还是给叫“兄弟”呢？我爷爷就那么站在他的边上，这时候，王忠和崔友义在后面有说有笑地走过来，我爷爷赶紧问道：“我该怎么称呼他啊？”王忠笑了，崔友义也笑了。王忠说：“你该叫他‘同志’。”

同志？好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，好简单而又复杂的名字，这个世界真奇怪，还有姓同的。我爷爷半天才慢慢地说出口：“同志，你……”没想到，还没等我爷爷说完，那个士兵突然笑着对我爷爷说道：“同志，你好！”随后给我爷爷行了一个军礼，这是我爷爷见到过所有扛枪人中，给他最长脸的一次待遇。

夜袭伪军

最初在蒙山周边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，存在着很多的问题。这些武装力量看起来人数不少，与日伪军在数量上基本可以持平了。可是真正比起战斗力来，这些地方武装队员就要低好多了，尤其是武器。事后几十年，回忆起当时的县区武装来，我爷爷毫不犹豫地承认1941年前后来的那帮老鬼子，单兵拼起刺刀来，一个能抵咱们五六个甚至十个，可是到了1944年，不论是力大无穷的崔区长还是喇叭刘，跟鬼子拼起刺刀来，一定是一盘小菜。费北县大队的副大队长王保胜在长埠岭战斗中，一口气刺倒了五个鬼子，弄得鬼子们提起王保胜头就大了。他们悬赏一两肉一两银，一两骨头一两金，来换王保胜的命呢。当然，王保胜在东北抗联里就当过

排长，军事素质一流。但事实上，1944年以后，鬼子单兵素质明显地差了许多。后来我爷爷说：“那些老鬼子差不多都战死了，新招的鬼子兵当然就差了。”

可是共产党要的是全民发动来抗日，至于武器，大刀、长矛、木棍、猎枪、土炮，凡是能打死人的都算武器。当初我爷爷就别着一把木头枪参加的队伍。

我爷爷说，来到蒙山地区以王忠为代表的共产党人，并没有带来武器装备，他们带来的是思想和意识。所有的武器装备都需要自己筹集。像徐子仁、魏立久，他们几乎是变卖了家产或通过关系，绞尽脑汁地想法筹集武器。在崔友义刚刚接受党的领导的时候，王忠就告诉他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要求多少人马多少装备，而是要发展以当地村民们为基础的乡村抗日系统。因此，王忠、崔友义在诸满组织了联庄会、农救会、民兵联防队等等，作为诸满的抗日力量。而这样的组织是基于地下的，组织的建立是基于乡里乡亲的互相信任，组织内的人几乎都是下地干活的农民，他们基于对外来入侵者的痛恨和对崔友义的信任，而毅然决然的参加了这样的组织，可是他们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战斗力，这些拿惯了锄头的农民，对于拿枪打仗更是一窍不通。而这些组织则是以后抗日游击队的基础，是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重要的兵员供给站。115师进蒙山时，满打满算不到两千人。1945年抗日胜利后，部队人员达26万。以蒙山抗日大队为例，王保胜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，为115师输送的兵员达1490人，而王保胜县大队之所以整体抽调为主力后，自己并没有塌架，是因为崔友义这样的区、村武装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兵员。虽然，这些放下锄头的农民打仗外行，但内行都是外行升格的。当时我爷爷他们的作战能力比正规的伪军还低。当然，在民间武装力量之中，也有些作战能力非常强的，他们多数为乡镇当地原有的武装力量，例如县大队王保胜部的前身，就是仲林镇的民团（仲村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费县，那时的费县很大，蒙山前的平邑、仲村、梁邱、上冶是其中比较大的镇子，诸满和地方这样的镇子跟上述四大镇比还小了一点儿，尽管诸满当时已属繁华之地了）。除此之外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组成，还包括国民党撤离后留下的军事力量，甚至还有当地的土匪。这些人对于共产主义本身就没有信仰，在抗日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很容易出现叛变的情况。以蒙山独立支队为例，它的前身是驻诸满一带的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保安第六团，团长为当地绅士邵子厚。为了争取这块武装

力量来一起抗日，一起保家卫国，八路军山东纵队多次对他们进行了谈判和争取，最终邵子厚的保安第六团才更名为“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”。邵子厚接受改编的原因是形势所迫，毕竟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已经撤出了蒙山地区，到1941年五万鬼子扫荡蒙山前，蒙山地区几乎成了八路军的天下，邵子厚出于自保的心态也不得不依附于共产党。那工夫，由于115师入主山东，八路军在鲁南的力量已经很可观了，连势力最大的伪军荣子恒都得躲着八路。再比如大名鼎鼎的土匪刘黑七刘桂堂，鼎盛时期的刘黑七部，在老家锅泉拥有近五千人的土匪队伍，配有充足的枪支弹药，是一支日、顽、伪、我四方都想争取的力量。115师抓住刘黑七孝敬父母的特点，曾派一个连长带着礼物拜访刘母，希望她劝说儿子以民族为重，联合八路打鬼子。费北县长马鸿祥甚至多次面见刘黑七劝他抗日救国。但是一向享受惯了的刘匪，吃不了当八路的苦。刘黑七被国民党收编后，以国军36师师长的身份带队返回沂蒙山，共产党辖区的村镇里还写了“荣归故里，反正抗日”的标语欢迎他，当时的刘黑七也是一口答应下来，并号称为了抗日，丢上这颗脑袋也值了。刘黑七曾经也是条汉子，早年在冯玉祥组织的五原誓师抗战中，他带领自己的两万匪徒加入了冯大帅的抗日大军，做了前敌总指挥鸿吉将军的副手，曾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冲进敌阵，这次血拼，成了他罪恶一生中难得的闪光点。但他本性难改，这个没有任何政治主张，只有唯利是图的匪寇，叛变成了他必然的个性。可以预见的是，这样的组合群体本身就是松散而危险的，不光不能指望他们抗日，关键时刻他们别在背后狠狠地打上一枪就不错了。果不其然，邵子厚部在接受改编后的1941年冬天，日军大举进攻蒙山时，他就拉起队伍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临沂保安大队长。而土匪出身的刘黑七则更是荒唐，这个身无定力有奶便是娘的家伙，一会儿是冯卫祥的师长，一会是张学良的旅长，一会是国民党的师长，一会儿又成了日本皇协军的司令，就这样改来改去的，手底下的人称呼他都不知道怎么称呼，想来想去还是“大哥”这个称呼靠谱啊。

因此，八路军注重那些草根民众，尤其是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子弟成了他们抗日的力量。于是八路一到蒙山，立刻发动起民众抗日的热潮。看起来风风火火的蒙山脚下抗日武装力量，除了八路军115师的东进支队，也就是当地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靠得住了。可是把世代拿着锄头的农民，改造成随时可以拿着枪，与敌人作战的士兵又谈何容易啊。我爷爷说，那个时候队里要求大家学会打枪，可是队里的枪支少得可怜，十几个人才

四五条枪。弹药少，每条枪配上五六发就不错了。于是大家想了一个主意，队里有木匠出身的，让他用木头做成一个一个枪的模型，然后把木头里面掏空，按照真实枪支的重量在里面填充上石子儿，然后再让大家这么举着。我爷爷就这么举着木头的枪，眼睛盯着前面靶子的红心，一举就是一个上午。多年后，当我爷爷成了区上有名的快枪手，打起敌人来一枪一个的时候才知道，这样的做法有多么的值得。可是，在当时，这可是个要命的活儿。刘福兰举着举着就想泄气，他给我爷爷说：“这还不如给人家吹一天喇叭来的舒坦呢。”我爷爷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当初给人家背一天的大石头也没有这么累啊，这背石头还有歇歇的时候，这咋举着个木头枪都不让动弹呢？”不过崔友义说了，练枪就得这么练，适应了枪支的形状和作用，打起仗来才能比别人打得快，打得准。你得做到举枪、瞄准、射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，要是遇见日伪军了再去现瞄准，那还不让敌人一枪崩了啊！王忠说得更玄乎，战场上生与死就取决于谁的枪法准，出手快，一秒钟决定死活。你们看见八路军，就是115师的那些老兵吗，百米之内打小鸟，一枪一个，那是人家练出来的，谁天生会打枪？

其实摆在他们面前最困难的事情，不是那座高耸的炮楼，更不是练习枪支的劳累与辛苦，而是根本就没有枪。队上仅有的几把钢枪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破烂货，有的连个瞄准星都没有，有的枪管都不直，拿回来了还得自己重新修。那些枪支也就是能保证那些子弹是往前打的，不是往后打的就不错了，至于你想往哪里打，什么时候打得准，就得看天意了。想来想去，还不如村子里的火枪用得舒坦呢，那玩意也不用像钢枪一样，三点一线地苦练靶心，填上火药开枪就行。

枪支弹药的事情一直是困扰着游击队的事情，八路军也好，地方武装也好，整个蒙山地区还没有造武器的能力，从西边运过来的武器连正规军都不够用的，别说游击队了。没有足够的枪支弹药的地方抗日武装，一旦碰上装备充足的日伪军是相当危险的。有一次崔友义他们刚刚下了山，就迎面遇见一群气势汹汹的伪军，打眼一瞧，足足有五十多号人，一个个荷枪实弹的，像是在执行什么任务一样。崔友义赶紧招呼大家隐蔽，可是为时已晚，走在最前面的我爷爷已经露了半个身子，被伪军发现了，结果几十号伪军二话不说，照着我爷爷这边就追过来。队里头有枪人举起枪来想打，被崔友义一把拉了下来：“打个屁啊，看见那清一色的中正式吗？一看就是国民党投降鬼子的部队，咱拿什么跟人家打？赶紧往山上跑。”说

完，崔友义带着大家转身就往山上跑，边跑边喊着：“分开跑，分开跑，别扎在一堆。”队员们一听分开跑，就又站住了，不知所措了，分开跑倒是分开跑，到底谁和谁分开跑啊。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什么战斗经验，也没有纪律性，真到了打仗的时候，谁都拿不定主意了。崔友义冲进人群中胡乱一扒拉，把人分了一下：“有枪的人带两个没枪的人，三个人一组，分开跑。”大家伙这才明白过来，纷纷朝四面跑开。崔友义拿着一把长枪带着我爷爷和刘福兰一组，往北边跑。我爷爷说，那把破枪的木托都快掉下来了，看起来还不如那木头枪模型结实，而当时也没有子弹夹，所有的子弹都被装在崔友义的布袋里，满打满算也就五发。崔友义刚才说的对，就这装备，“打个屁”！天王老子来了也打不过人家，能跑就赶紧跑，跑掉一个是一个，保命要紧啊。

跑着跑着，跑在最前面的刘福兰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坏了坏了，跑歪了，跑歪了，前面应该是个悬崖，错不了错不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个悬崖来着！”崔友义和我爷爷一听，也跟着慌了神。吹喇叭的刘福兰经常走南闯北的，号称蒙山的百事通，大山里的路没有他不知道的，只要他说前面是悬崖，就一定是悬崖。我爷爷在后面不住地责怪起来：“刘喇叭啊刘喇叭，这节骨眼上你咋就不认路了啊，你不是百事通吗？”刘福兰在前面焦躁喊起来：“我那百事通平时的时候管用啊，这后面十几号人拿着枪追着呢，脑子了都成一盆浆糊了，还通什么通？这下坏了，光顾着跑得快了，谁还顾着往哪里跑啊。队长，队长，咱们赶紧回头，前面就是几丈高的悬崖，再跑咱就钻死胡同啦！”崔友义回头看了一眼，马上回过头来，大声喊着：“跑，继续跑，汉奸还有几百米远就到了！”于是，三个人只能继续往前跑，前面就是一个五六丈高的悬崖。几个人一看这架势，直接泄了气，除非谁长了翅膀飞过去，要不然没有人能过得去那条鸿沟。

那是我爷爷打游击的时候第一次走投无路，前面是不可逾越的悬崖深沟，后面是几十号拿着长枪的伪军，看起来怎么都是个死。我爷爷从腰里抽出一把杀猪刀来，刘福兰也拿出一把砍柴的斧头，两个人开始背着悬崖，我爷爷说道：“队长，回头拼了吧，换一两个咱们也赚了！”听了这话，崔友义哭笑不得：“拼？拿什么拼？是拿你那个猪都捅不死的小刀，还是老刘那把生锈的斧子？走不到人家身边，就让人家乱枪打成马蜂窝了。”

我爷爷越来越着急了：“那咋办，那咋办，总不能让人家活捉了去吧，到时候再在诸满街上游个街，然后挖个坑活埋了？我可丢不起那个人！”

崔友义没有答话，探头往山崖下看去，山崖下是一片开阔地，长着半人深的荒草，草地上一团一团地长着一些荆丛，至于草下边具体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。崔友义看了一下说道：“宁愿埋在山里，也不能让敌人抓了去。把你们手里那杀猪的刀子，砍柴的斧子都给我扔下去，咱们往下跳，是死是活的看老天爷的意思了。”听了这话，刘福兰和我爷爷都有点犹豫，毕竟下面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不知道，这万一是石头跳下去就是个死啊。两个人正犹豫的时候，后面的伪军已经追上了，咋咋呼呼的，能看得清楚伪军身上的子弹袋子了，突然一颗子弹从几个人身边划过。崔友义扔下了那把长枪，蹭地一下就跳了下去。我爷爷和刘福兰也把手里武器扔下悬崖，跟着跳了下去。

我爷爷只感觉到耳边的山风呼呼地吹，就像是腾云驾雾一样，可是这种感觉很短暂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我爷爷就砸在了地上。那一瞬间，我爷爷感觉到整个身子都碎了，疼得难受，我爷爷寻思，这下子可是完了，估计不死也是个残废了。没想到缓了一下，动了动手脚，身上除了疼，并没有伤着要害。我爷爷感到身子下面黏糊糊的，伸手一抓，原来悬崖下面的地面上都是松软的泥土，看样子是一条几乎要干涸的河流了，厚厚的淤泥和高高的草丛，起到了缓冲的作用，这才救了三个人的命。汉奸们追到悬崖，他们探着身子看一眼深沟，一片一片的草丛和杂木，哪里有土八路的影子。他们气急败坏地打了几枪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等悬崖上没了动静，三个人才爬出草丛，崔友义找到那杆破枪，我爷爷找到了那把杀猪刀，刘喇叭找到自己的砍柴斧，三个人相视一笑，匆匆离开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崔友义不住地说道：“必须想办法弄枪，要不然连跟伪军抗衡一下的实力都没有，更别说鬼子了，光等着人家打咱了……”

我爷爷无奈地问道：“咱们又不会造枪，去哪里弄啊？”

崔友义说：“抢呗，谁有枪咱们就抢谁的。”

为了补充自己的枪支弹药，崔友义和王忠商量，想去端一个伪军的据点，不用抢多了，有个十来把钢枪就能解决队里最基本的要求了。不过王忠觉得这样有点冒险，弄不好再赔进去人手就不合算了，好不容易招来的兵，不能在这种事情上无缘无故地遭到消耗。指导员永远都是那么小心翼翼地。崔友义看劝不动他，就笑着给他说：“要不咱们组织大伙投票吧。”王忠这就答应了，毕竟要少数服从多数嘛。一听说要去夺枪，所有人都兴